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四

明李清撰

北史二十八

張蒲

公孫表

子軌

張濟

李先

賈彝

竇瑾

李訢

韓延之

袁式

毛修之

嚴稜
朱修之

唐和

寇讚

孫偁

鄺範

韓秀

堯暄

孫雄

柳崇

屈遵

內入諸姓有尸突氏孝文改屈氏

昌黎徒何人博學多才藝燕主慕容垂以為博陸令道

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
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

魏書載遵告其吏民曰天棄燕矣人弗能支魏王御
衆百萬號令若一弗遇嘉運而為禍先

道武素聞其名拜中書令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卒子
須襲須長子恒沈粹有局量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
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

魏書曰恒以鎮東大將軍督諸軍東伐馮弘師次和

龍弘奉牛酒犒軍恒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
而歸

太武委以大政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
俱賜甲第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
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
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諡曰成子道賜襲道賜善
騎射機辨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
卒諡曰哀子拔襲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

人時帝南伐擒宋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醉不覺盛之
逃帝令斬之將伏鎖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
孫朕何以應乃赦拔獻文以功臣子拜營州刺史

張蒲字玄則河內修武人本名謨父攀仕燕慕容垂位
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為尚書左
丞道武定中山寶官司敏用多降品秩帝素聞蒲名仍
拜尚書左丞明元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
庶獄私謁不行

魏書曰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嶠山謀亂詔蒲
與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
良民所以從猛雀皆逼凶威強服之耳若臨以大軍
則返善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來拒然後入山恃阻
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諭之同謀者弗坐則民必喜
而俱降矣道生以蒲言奏聞詔蒲軍前慰諭乃下數
千家皆安集之猛雀與百餘人奔逃追斬其首

太武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拜相州刺史扶弱

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吏民痛惜之蒲在謀
臣列屢出為將朝廷常以為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
諡曰文恭子昭襲以軍功進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
善政見稱

谷渾昌黎人父哀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燕慕容垂
位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授經業
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為內侍左右太武時累
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

舍

魏書曰趨舍不與己同者視之蟻如也

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太武所器重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諡曰文宣子闡襲闡子洪位尚書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為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子頴頴子士恢位鴻臚少卿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為

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太后誣其罪殺之渾曾孫楷楷有
幹局稍遷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
酷暴為名時號瞎虎累遷城門校尉卒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為西燕慕容冲尚書郎慕
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國為博士初道
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
闕上韓非書二十卷勸帝以法制御下道武稱善明元
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反於上黨詔表討之為

胡所敗

魏書曰初令表與姚興成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
進軍討之表見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遂不與成將
相聞又法令不整故敗

帝深銜之太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

魏書曰太宗以為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下表固
執宜先攻城從之

以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既尅滑

臺遂圍虎牢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
置軍虎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帝雅好術
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
之以敵未退祕不宣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
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帝
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內忌時以
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出輕侮亮故及於死第
二子軌明元時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夏赫連

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
軌獨不取帝把其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
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楊玄
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無藩臣禮

魏書曰玄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
郊勞而況王命請奉策以還

玄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出為虎
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

驢主皆加絹一疋乃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壯衆共唾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早死在者吾必族誅之軌終得娶封氏生子叡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內立殿勅中祕羣官

制名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宜曰崇光奏可卒於南部尚書諡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聰明好學官尚書左丞為孝文所知遇良弟衡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子崇基襲軌弟質有經義為中書學生稍遷博士太武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柔然乘虛犯塞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以為謀主質好卜筮卜筮者咸云不至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屢進讜言超遷尚書

卒贈廣陽侯諡曰恭第二子還位南部尚書出為青州
刺史以還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宮
為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史疑為遠服詔曰今古
時殊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
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主簿近代相承服斬
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
人為齊衰三月遠叡為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氏
甥崔氏壻遠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

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父千秋西燕慕容永驍騎將軍永
滅來奔道武善之拜建節將軍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
容道武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拜散騎侍郎先是
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秦姚興帝
遣濟為導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
曰司馬昌明沒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

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曰三十餘萬佺期曰
魏被甲戎馬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
期曰以此討羗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
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
此大衆何用城為又曰魏帝欲久都平城將復移也臣
答非所知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有喜色曰洛城救援
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羗所乘寧使魏取
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從以累使稱旨拜勝

兵將軍卒

李先字宏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西燕慕容
永迎為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
井陘歸國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歷何官先
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大父重晉大將軍右司馬父懋石
虎左中郎將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

魏書曰以先為衛王儀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回定中
山每一進策所向克平

駕還代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益人神智先曰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魏書曰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

帝於是班制境內經籍稍集及禦秦主姚興於柴壁問先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

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李先為先帝所知

魏書曰太宗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蒙先帝識對曰臣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

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

魏書曰先與長孫道生襲馮跋乙連城克之先曰宜
密使兵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
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掠民而
歸

後卒於內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
州刺史中山公諡文懿子國襲國孫預太和初累遷馮
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殮玉法乃採訪藍
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

者亦篋盛以還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
為屑食之從預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
源懷弟得其玉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
効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
妻子曰

魏書載預言曰服食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
神力

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當有異勿

速殞令後人知殮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
屍四宿體色不變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嚙之口閉常謂
曰君自云殮玉有神驗何不受嚙言訖齒啟納珠因噓
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柩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
數升盛以囊納諸柩初先少子皎於天興中密問先曰
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姓耶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
可紀極皎為冠謙之弟子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
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坐卒

道士咸稱其尸解仙道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
有才華補清河王懌府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
瞻速當世稱之又為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錄性好老莊
甚嗤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
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
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乂惡懌徙義徽都水使
者俄懌被害棄官隱太房山少子蘭以純孝著不受辟
召孝昌中旌其門閭正光中清河王亶嗣爵思義徽雅

正惇篤薦其孫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齊受禪
百五十歲先言有明徵焉

愚按魏收齊臣故止以禪齊計年辨見明元本紀

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畧不羈時稱為播郎因以字
行於燕趙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
逸慕葛洪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
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
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為

學者所稱

賈彞字彥倫本武威始臧人六世祖敷仕魏子孫因家幽州父為秦王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彞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後莫與京道武先聞其名帝遣使求彞於燕主慕容垂垂彌增器敬後遣其太子寶求寇大敗於參合執彞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彞請詣溫陽療疾為叛胡所掠送於秦主姚興積

數年遁歸又為夏主赫連勃勃所執拜秘書監卒太武
平赫連昌子秀迎觀葬代南秀位中庶子獻文即位爵
陽都子時丞相乙渾妻庶姓妄求公主號屢言於秀秀
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
職事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曰公主之稱本
屬王姬非庶族所宜秀寧就死今朝不取笑後日渾左
右莫不失色為之振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忍
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示秀

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誅遂免難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為郡秀固讓不受

魏書載秀辭曰臣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靡報殊私豈令無功之子超齊先達乞收成命以安微臣

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

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
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諡曰簡子儁字異隣襲爵位荆
州刺史依例降為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為洛州在
重山人不知學儁表置學官選聰悟者教之在州五載
清靖寡事吏民安之卒贈兗州刺史子叔休襲潤曾孫
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
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病輒過家定省坐
免官後為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齊州刺

史禎兄子景儁改節義弟景與清峻鯁直為州主簿遂
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輿每捫膝曰吾
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邱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後高祖成頓
邱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
侍郎參軍國謀屢有功轉四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
就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為殿中
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益吳平留瑾鎮

長安還京復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帝歎曰國之良
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為冀州刺史清約沖素著稱當時
還為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
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咒詛之言與彌陀
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
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
演姦通人婦為部人賈邀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
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北燕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太武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帝甚禮之呼曰李公卒於北幽州刺史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子孫因識眄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

貴達超死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
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臣訢
聰敏機辯強記明察初李靈為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
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
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謙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
浩阿其親戚言於景穆景穆以浩為不平聞之太武太
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對曰
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帝曰可待訢

還罷箱子等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文成即位訖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帝顧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定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傳不勤爵賞仍隆不遺舊也訖免冠拜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訖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

魏書載訢表曰臣聞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
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所
在州土學校未立臣常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
童稚觀經教之本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列任以來
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來進歲首所貢恒懼不堪
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
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
郁郁之文於此不墜

書奏獻文從之以訐政為諸州最加賜衣服自是驕矜自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為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訐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勸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訐罪狀檻車徵訐拷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令訐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訐深不欲且弗之知乃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人死也敷兄弟事覺

可知有馮闢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闢弟問足
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樹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
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敷兄弟故免百
鞭髡刑配為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儼見訢與語奇
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復為太倉尚書攝
南部事用范樹陳策令千里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
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遠近大困
弊道路羣議曰蓄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

璞謂訢曰范櫟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讒諂貪奸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告櫟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事之櫟以無功起家拜奴盧令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櫟知文明太后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太后徵訢至京師詰其叛狀

訢曰無之引擿證訢訢言爾妄言知我吾又何言雖然
爾不顧予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擿曰公德於擿何
若李敷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擿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
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璞字季直性惇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後仕晉位平西
府錄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
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事見南史本紀延之以

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己字顯宗名子為翹示不臣劉氏後奔秦姚興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為虎牢鎮將賜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可就此子從其言葬宗之墓次延之五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猶居祖墓之北栢谷塢

魏書曰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與父同入國又以淮

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為嫡襲父爵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後父淵晉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秦姚興姚泓滅歸魏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交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勅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甚敬之皆呼袁諮議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為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為從事

金史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中郎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詰訓倉雅
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諡

肅侯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世仕晉劉裕平關中留子
義真鎮長安以修之為司馬及義真敗修之被俘遂沒
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
修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
累遷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

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宮人少宋故將朱修之為雲中將軍欲率吳兵為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修之修之不聽乃止是日無修之大變幾作朱修之遂奔北燕馮弘修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嘗言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云應變非亮所長浩

乃與論曰承祚評亮乃有故義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
備乃英雄奮發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
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
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亞匹不
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
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
疎遲失會推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
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沒由是言之豈合古之

善將見可知難乎修之謂浩言為然後卒於外都大官
諡恭公修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襲爵
歷殿中尚書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
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諡曰威朱修之者
仕宋為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為安頡所擒太武善其
固守妻以宗室女以為雲中鎮將後奔北燕馮弘弘送
之江南後事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晉西宜安人父繇以涼土喪亂推西涼王

李嵩霸河右及涼亡和與兄契攜嵩孫寶避難伊吾招
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柔然柔然以契為伊吾王經二
十年和與契遣使降魏為柔然所逼遂擁部至高昌柔
然遣部帥阿若攻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
戰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
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尅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表狀
太武嘉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
太武使周公萬度歸討焉者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

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
龜茲度歸令和鎮馬耆時柳驢戍主乙真瑯將叛和徑
入其城擒斬乙真瑯西域尅平和有力馬正平元年和
詣闕太武優寵之待為上客文成以和歸誠先朝封酒
泉公太安中為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為內都大官評
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
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諡曰宣子孫相承不絕

寇讚

內入諸姓有若口引氏孝文改冠氏不知即此冠否
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馮翊萬年父修之秦王苻堅東
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修之安西
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諡哀公又贈修之母為馮翊夫
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
七郡五縣

此等爵命可刪存之以見太武信道之濫

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凝非禮不動秦僕

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及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秦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於洛陽立雍之郿縣以撫之由是流入襁負自遠而至三倍於前進爵河南公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益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

以民禮拜謂曰明公憶疇昔言乎讚延文坐曰往時卿
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蓋屋令卿猶言
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
死自知己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惑此望
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譽年老
求致仕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太武悼惜之諡宣穆子
元寶襲元寶弟臻年十三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
士獻文末為中川太守時馮熙為洛州刺史政號貪虐

臻附之甚得其意後為弘農太守生受納為御史所彈
遂廢卒於家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治字祖禮兄弟
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
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
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反亦如之治宣武末為河
州刺史在任數年遇欲鐵忽反又為城人詣都列其貪
狀十六條會赦免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
承顏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鴉為都督追討

戰沒贈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治弟雋
字祖儁性寬雅有識量好學強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
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一疋儁於後知之乃
曰

周書載儁言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
誤飲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選為孝文帝挽郎除
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

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
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
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
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
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為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
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
給椿儁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

觀此一節則魏書所作楊椿傳譽不容口未必皆實

錄也

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
底孝莊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
焉二年出為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為盜賊儁令郡縣
為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中風俗頓革梁遣
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板築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儁
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將軍
景宗季弟梁人懼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知無外

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効命
梁知其得衆弗敢逼儁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並徒
步還吏民送儁留連於道久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水魏
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
口入闕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
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安西
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孝閔踐
昨進爵為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儁年齒雖高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
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入朝常
與同席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
端詳音韻清朗帝與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儁辭還帝
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
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
右曰如此事惟積善者可致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
萬古時咸以為榮保定三年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

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崔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禮每有閒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敬重如此次于奉顛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歷官典祀下大夫小納言瀆澤郡公

鄒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父嵩天水太守範太武時給

事東宮及踐阼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後進爵為子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

魏書曰師次無鹽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皆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遊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

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克白曜將盡以其民為
軍賞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當遠為經畧今皇
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意宜先信
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
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
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無損威勢且見無鹽
之卒死傷塗地必有懼心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服
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

矐目範於衆曰此行鄉三齊不足定也軍達升城青州刺史沈文秀遣使奉牋歸款請軍援接白矐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強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迫之旦夕無患何所畏忌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進無所取退逼強敵此羗羊觸藩羸角之謂不若先取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克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哉白矐曰

卿前後策皆不失衷獨今算吾所不取崔道固孤城
纔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取野戰文秀自知必亡故
望風款服何疑焉範曰歷城足食足兵非可猝拔文
秀據東陽為諸城根本多遣軍則無以攻歷城少遣
兵則不足制東陽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梁鄒諸城
追擊其後文秀自率大軍還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
無途願更思審勿入賊計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遂表為青州刺史進爵為侯累官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時齊人史武進善占夢語範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收全齊再祿營丘範笑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交通外賊規陷卿罪窺覷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畧勿復懷疑還朝卒諡曰穆子道元別見道元弟道約樸實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

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為人笑弄坎墮於世不免饑寒晚
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範弟道峻
子憚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
行臺長孫稚引為行臺郎憚頗兼武用恒功名自許每
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憚在軍啓求減
身官爵為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憚後與唐
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爾朱榮稱兵赴闕憚與元珍
不從為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攻陷被害所作文章頗行

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韓秀字白武昌黎人父景皇始初從燕歸魏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清辨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即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梁州羣臣會議僉以為然秀獨曰此威國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強寇而兵民

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
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
涼州千有餘里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
心夷狄交構互相來往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
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徙秀議後為平東
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務有吏幹為定州平北長史
頗有受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
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

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表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卒

堯暄上黨長子人本名鍾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中山首歸國暄聰子美容貌太武以其恭謹擢為中散後兼北部尚書時始立三長暄為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後改置百官再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為舉哀

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往往
毀徹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暄
長子洪襲洪弟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
刺史平城縣伯隨爾朱兆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
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為兆滄州刺史亦遣使降
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使傑便為行瀛州事使雄代
傑為瀛州刺史進爵為公時禁網踈濶官司相與聚斂
唯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為吏民所懷魏孝武入關

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
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
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內因雄出據州引西
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
平鄉城雄並擒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

北齊書曰慶之復率眾逼州城雄身被二創壯氣益
厲慶之敗棄輜重走

慶之復圍南荊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

北齊書載雄言曰白苟堆乃梁北面重鎮因其空虚
攻之必拔彼若聞難荆圍自解遂率衆攻之慶之果
棄荊州來救 愚按北史語意不明必中有脫誤以
齊書補之乃明

梁以元慶和為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尋興
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民上書更乞雄為刺史復行
豫州事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
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

西魏將怡鋒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別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寶為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邱岳寶遁走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仍隨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性質寬厚為政舉大綱而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人物多所施與亦以此稱興和四年卒贈司徒諡武恭子師嗣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甚美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官民息訟屬荆郢新

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慰喻還遷太子
洗馬本郡邑中正累遷河北太守崇初屆郡郡人張明
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指乃溫顏更
問其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
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卒於官贈岐
州刺史諡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子楷身長八尺
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魏書曰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官相州東平府

長史屬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欲除元又元章與魏郡
太守李孝怡等執熙賜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
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於家

論曰屈尊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為
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乎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
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
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
過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強禦竇瑾李訢時曰

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皆嬰合門之戮良
可悲也韓廷之忠于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
以博雅重修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冠讚誠信見
嘉鄺範智器而達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竿堯暄聰察致
位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四